



插队的第 N+1 条理由

高琛妮

我有个北方的朋友，定居上海已经三四年了。不久前他结了婚，新娘是位上海姑娘。婚礼上，众人起哄让他们讲述恋爱故事，朋友大大方方地答应了。不料，故事的开头却令人诧异：“我们的相遇，从一次‘插队’开始。”

方便好吗，让我妈妈排在你前面。”

“小姐，我身后只有两三个人，排在我前面和排在最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”“当然有区别！”姑娘笑眯眯地说，“你看我妈妈年纪这么大了，你礼让一下年纪大的人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”

朋友仔细看一下那位大妈，不满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觉得大妈属于尊老爱幼的‘老’的范围里面，她看上去至多五十岁。”

姑娘仍然没有气馁：“你是一位先生，我们是女士。你要懂得女士优先，让女士享有方便，对吧！”

朋友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就是连红灯也从来不乱穿，即使没有车也会等到绿灯才过马路。这时，他也有些不耐烦了，哑着嗓子道：“别多说了，即使你有 N 条插队的理由，我也不会让你加塞的，请你自觉地排队！这位大妈如果确实有需要，火车票可以由我代买。”

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五分钟。周围的人纷纷驻足观看，指指点点。排在朋友后面的“棕色夹克衫”和他的同伴们，可能是觉得太吵抑或是队伍前进太慢吧，都先后走开了。

这时姑娘停下了争辩，扭头注视着走远的“棕色夹克衫”。不一会她回过头来，笑容消失，急促而严肃地对朋友说：“先生，刚才几个人是小偷，想偷你背包里面的东西。你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失？”

朋友一看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：背包的拉链已经

被半拉开了！还好，装着自己证件的信封和皮夹都还在，看来小偷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这时他才明白，刚才那群人的窃窃私语很可能就是在议论怎样对自己的背包下手；而姑娘发现后，假借插队之名聚集群众视线，使得小偷无法下手，自己却冒着相当的危险。他钦佩姑娘的勇气与智慧，于是由衷地向姑娘致谢。

姑娘又恢复了笑容：“先生说得对，即使有 N 条理由也不能插队。可刚才确实是情况紧急，请先生谅解。”

随着 2009 年春运启动，南站成了这些天上海新闻中出镜率最高的地名之一。其实，除了位于徐汇区西南部的铁路南站之外，以南站冠名的火车站

在上海历史上还有两处。1876 年，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建成通车，自此上海的交通进入了火车时代。1906 年，浙江、江苏两省商民分别组成商办铁路有限公司，承建沪杭甬铁路，并在上海旧城之南建造火车站。该站大门南临今之车站前路，后门朝北靠瞿溪路，东端跨越南车站路，西面贴近新肇周路，因与邻近租界的沪宁铁路北火车站遥遥相对，习称南火车站。1908 年 4 月，车站落成通车。1916 年 12 月，沪宁、沪杭两路接轨，沪宁铁路上海站改名上海北站，沪杭铁路上海站改名上海南站。1937 年淞沪抗战爆发，日军战

周围交通方便、生活设施便利、小区规模不大人家不多、多是年轻白领，居民素质好，白天晚上小区总是安安静静。

有次女儿晚上回来说，走进小区就闻到了味道，知道今天妈妈烧香菇木耳烤麸。第二天苏家妈妈出门，门口的保安就说，昨天晚上整个小区都是您的木耳烤麸的味道！

苏家妈妈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代表作如此“美名远扬”，有些不解了。

保安大叔说，小区的业主多是年轻人，哪还像以前那样天天买菜自己做饭。工作节奏快，晚饭多是在路边小饭馆或者叫外卖解决，小区的垃圾桶里最多的就是外卖的包装盒子，像苏家妈妈这样每天进菜场的，真是不多，所以每天晚上飘出的菜香味，十有八九就是苏家妈妈的杰作。

是啊，以前住的小区加起来有三四百家，每到晚饭时分，整个小区弥漫着各种饭菜香味，夹杂着大人叫唤自家孩子，下班的自行车铃声，熟悉的广播声从不同的窗户传出来。但是现在的小区，饭菜串门的香味儿闻不到了，广播声听不到了，晚饭时分每每从厨房望去，万家灯火景象不见了，除了星星点灯的几户人家，好多屋子都是漆黑一片，“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消失了，挺遗憾的。”苏家妈妈说。

“不，有第 N+1 条理由的时候是可以插队的，”一直严肃的朋友也幽默了一把，“就是要提醒别人注意小偷的时候！”接着，就是水到渠成的问题：“小姐，你保护了我的财产，是我的恩人。能不能留下手机号码方便我以后回报你？”

故事说完了，可大家仍然意犹未尽：“那里面

那位大妈自然就是我妈妈啦！当时去买火车票是准备回我妈妈的老家过六十大寿的。”

呵，快六十的大妈竟然被朋友看成“至多五十岁”！准丈母娘心里甭提有多高兴，日后自然也就默许这个“准女婿”了！

公公生病去医院检查。医院里病人甚多，电梯一上一下之间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电梯常常因为已经满员而在你所在的楼层不停，直接向上或者向下了。每当这时，电梯上方显示楼层的小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英文“FULL”。很多患者都是中老年人，他们又都是患病之身，眼巴巴地等到电梯来了却不停，更令他们郁闷的是，他们不知道不停的原因，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那个“FULL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肚子饿了，我来到了一家糕饼店。店堂之内各色糕点甚是诱人。我挑选之际，进来了一对领着一个可爱小男孩的老夫妇，他们一眼看中了一个 150 元的漂亮生日蛋糕，但临到付钱时却指着上面的“BEST WISHES”问售货员：“这蛋糕上的英文什么意思？”售货员说：“我也不认识英文啊，估计是生日快

乐一类的吧。”没等我上前帮忙，老夫妇已经决定舍弃这个一眼就相中的漂亮蛋糕，想买一个用中文清清楚楚地写着“生日快乐”的蛋糕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打开一看，店里柜台上打三层约十个大蛋糕上，竟然写着的都是英文！我心说，这装裱蛋糕的师傅干嘛一定都要写英文呢？要知道上海老年人的比重这么大，不谙英文之人一定很多，就算儿孙辈给老人买个生日蛋糕让他们开心，也会有很多人愿意选一个老人看得懂的“生日快乐”吧。

看不懂的蛋糕

刘德艳

可能会有人认为，这是不是跟上海与国际接轨有关系。坦率地说，本人博士毕业，也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即使我都看得懂，我还是认为，当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国人的时候，还是应该先以中文标识为重，或者至少中英文兼有。如果不能两全，当以中文为先。

美国第 44 任（第 56 届、第 43 位）总统奥巴马已于日前举行了就职典礼。“届”、“任”、“位”这三个概念到底在这里有何区别呢？



小区的“树” 陈明作

美国总统的届、任和位

届——略同于“次”，用于表示定期会议、选举的次数。美国宪法规定，总统任期为 4 年，即每隔 4 年进行一次总统选举，总统任满 4 年为一届，中途接任者与被接任者属同一届。

任——有别于“届”，用于表示担任某官职的次数。造成“届”和“任”数字之差的因素有二：有人连任两届以上；有人未任职届满而由他人接任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两届一任。第 1、2 届，第 4、5 届，第 6、7 届，第 8、9 届，第 11、12 届，第 21、22 届，第 32、33 届，第 42、43 届，均是两届一任，即一人任职两届。
2. 一届两任。第 14、16、24 届，均是一届两任，即因前任病故或遭暗杀身亡，后由副总统接任。
3. 三届两任。第 29 届由两人先后任职，前任威廉·麦金莱是第 28 届总统连任，后任西奥多·罗斯福又连任第 30 届。
4. 五届两任。第 37-41 届由富兰克林·罗斯福和哈里·杜鲁门先后担任。

另外，第 34、44 届虽由两人先后任职，但后任又连任下届；第 20、47 届虽由两人先后任职，但前任为上届总统，这两种情况均算是两届两任，对总届数和总任次不产生影响。

位——指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实际人数，此数与“任”数也是不一致的。格罗弗·克利夫兰是第 22 任总统，后来他又出任第 24 任总统，两任一位，因此，总“位”数与总“任”数相差一。

历史上的上海南站

小 崧

机于 8 月 28 日下午轰炸南站，主要楼房及行车设备均被炸毁，运输被迫中断。上海沦陷后，日军又将南站铁路全部拆除，至此沪杭铁路上海南站不复存在。

至于上海历史上的另一处南站与沪杭铁路南火车站倒还真有些渊源。1907 年 2 月，负责沪杭甬铁路沪枫段（上海至枫泾）的江苏铁路公司在黄浦江支流日晖港附近又建造了一座货运车站，主要依托水运码头从事煤炭、木柴等货物的运输。1937 年 10 月上海沦陷，改称南上海站，承担原南站全部货运和一部分客运业务，抗战胜利后恢复日晖港站名。解放后，经过 1953 年和 1956 年两次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，原先设施简陋的二等货运站一跃成为初具规模的新货站。1958 年，日晖港站正式易名为铁路上海南站。南站是上海地区唯一



上海风物

没有走马观花式的快速步行，也没有限时刻刻追赶时间的仓促，完全是自由式的随意游览，这就是我多年来享受“独游”的体会。

元宵灯谜

朱育珉
杯酒释前嫌
(三字麻将术语)
昨日谜面：寇准府邸
(上海地名)
谜底：老西门
(注：别解为“寇老西的家门”。宋人寇准，山西人，民间谑称其为“寇老西”)

今年元旦休假，我决定去枫泾古镇游览。打探好线路，第二天一早乘地铁 1 号线至锦江乐园，再转乘直达枫泾的梅枫专线车，仅半个小时就达到“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”的枫泾景区。

早晨的阳光普照大地，从东市河河上升腾起来的雾霭，白茫茫一片，像揉碎的团团棉絮飘浮在上空，使早晨的江南小镇似撩开面纱的少女，分外妖娆。我沿着河边长廊向东迈步走去。一路参观了程十发故居、农民画家展厅、人民公社旧址、民间剪纸、三百园（百篮、百灯、百行）、丁聪漫画陈

拥有自备专用码头的综合性一等货运车站，地理位置十分有利，具有独特的运输优势，与相邻的江南造船厂、上钢三厂、沪东造船厂、上海新建机器厂等国营大型骨干企业有着长期、稳固的业务往来。而且车站东连南浦港务公司，西接北票煤炭码头，出大门不远就是打浦路越江隧道，水陆联运协作，不仅快捷便利，还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。南站一直是钢材、木材、水泥、粮食、化肥等重要物资进出口

上海的枢纽，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2006 年，铁路上海客运南站建成启用，这座百年老站更名为南浦站。由于站址位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展区范围内，因此南浦站铁路货场已陆续搬迁到了闵行区，在那里将建造一个更大的货运车站。

如今，第一个上海南站已无踪迹可寻，只留下南车站路、车站东路、车站前路、车站中路、车站后路、车站支路等几条路名，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的喧嚣和辉煌。而位于兆丰路 200 号的第二个上海南站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脑海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地名、路名。在大木桥路茶陵路口，有一家南站青年烟杂商店。此处离兆丰路尚有一段并不算近的距离，据当地老人回忆，该商店是前些年从兆丰路口搬过来的，或许这是第二个上海南站留给后人唯一的记忆了吧！

享受独游

陈春宝

列馆等，边走边看，边走边记。待旅行社熙熙攘攘大队人马涌来时，我早已坐在一家茶楼品茗小憩了。独游，不必受旅行社导游驱赶小辆似的催促，到一个景点，想游多长时间，就游多长时间。这次游览枫泾，正因为我不受约束的“独游者”，我可以仔细参观三百园内的每一件展品和图片，领略近代“清明上河图”的历史遗迹；有足够时间尽情欣赏丁聪漫画的每一件作品；我可以在“人民公社旧址”追忆那令人心颤的往事；还可以跨越时空遐想“枫泾三桥”百年沧桑历史的文化底蕴……这一切都在自

由、放松、闲适中完成。

由于形单影只、独来独往，常被导游误当他们的团队游客。一次，我在浙江乌镇旅游，正当我聚精会神参观“百床馆”展品时，忽然有人招呼我：“喂，老先生，好走啦！”我心里一惊，莫不是误入参观“禁区”？抬头才发现是一位导游小姐手持电喇叭冲我喊话，我方才明白，导游把我误当他们的旅游团的人了。由此可见，像我这类单枪匹马的“独游者”是为数不多的。

我钟爱独游，无论是近在咫尺的七宝、同里、朱家角，还是远一点的乌镇、桐庐、千岛湖，都留有我的足迹。惟有独游，我才能享受到那份安谧、那份自由、那份“细嚼慢咽”的收获。



远望一场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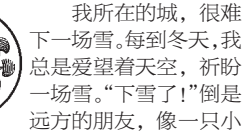
佐 霞

我所在的城，很难下一场雪。每到冬天，我总是爱望着天空，祈盼一场雪。“下雪了！”倒是远方的朋友，像一只小鸟，千里迢迢，带着抑制不住的惊喜和兴奋，为我传递着雪的讯息。一场雪——是爱，是暖，是春回人间。面朝一场雪，就是面对春暖花开呀。毫无由来地会想起金岳霖和林徽因。他，爱她。可她早已名花有主。命运面前，他为她的幸福，选择了远望。从此，他甘愿与她为邻，她走到哪儿，他搬到哪儿。他把他的幸福，系在她的身上。他只要看见她平安，他就心安；看见她好，他就快乐。51 岁她逝世了，他却依旧不改初衷，终身不要。有一篇文章写他，说：“很多年后的一天，他突然招呼朋友吃饭，席间说：今天是徽因的生日，举座惊然。”每每读到这里，我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人生的路上，有很多很多人都会会经过，而后消失。能记住的，都是珍贵的。他的爱，如一场雪，冰清玉洁。想起一句话：亲爱的，只要你平安，我也就开心了。于他，莫不如此。

万家菜香

柯 霞

用她自己的话说，苏家妈妈的厨艺算是“还可以啦”：家常的都能烧，有几个拿手的，代表作不多，美誉度最高的算是香菇木耳烤麸。苏家妈妈以前住的是幢六层三十户的旧式公房，不少邻居都是“有一手”的家庭主妇。每当晚饭时分，在里屋做作业的女儿常常闻味出来问：“今天又烧臭豆腐啦？”“今天是不是吃羊肉煲？”之类，虽然多是邻居家菜味串门，不过每次苏家妈妈的香菇木耳烤麸还是技压群芳，成为当日之星。搬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已经有大半年，苏家妈妈对新房子甚是满意：



周围交通方便、生活设施便利、小区规模不大人家不多、多是年轻白领，居民素质好，白天晚上小区总是安安静静。